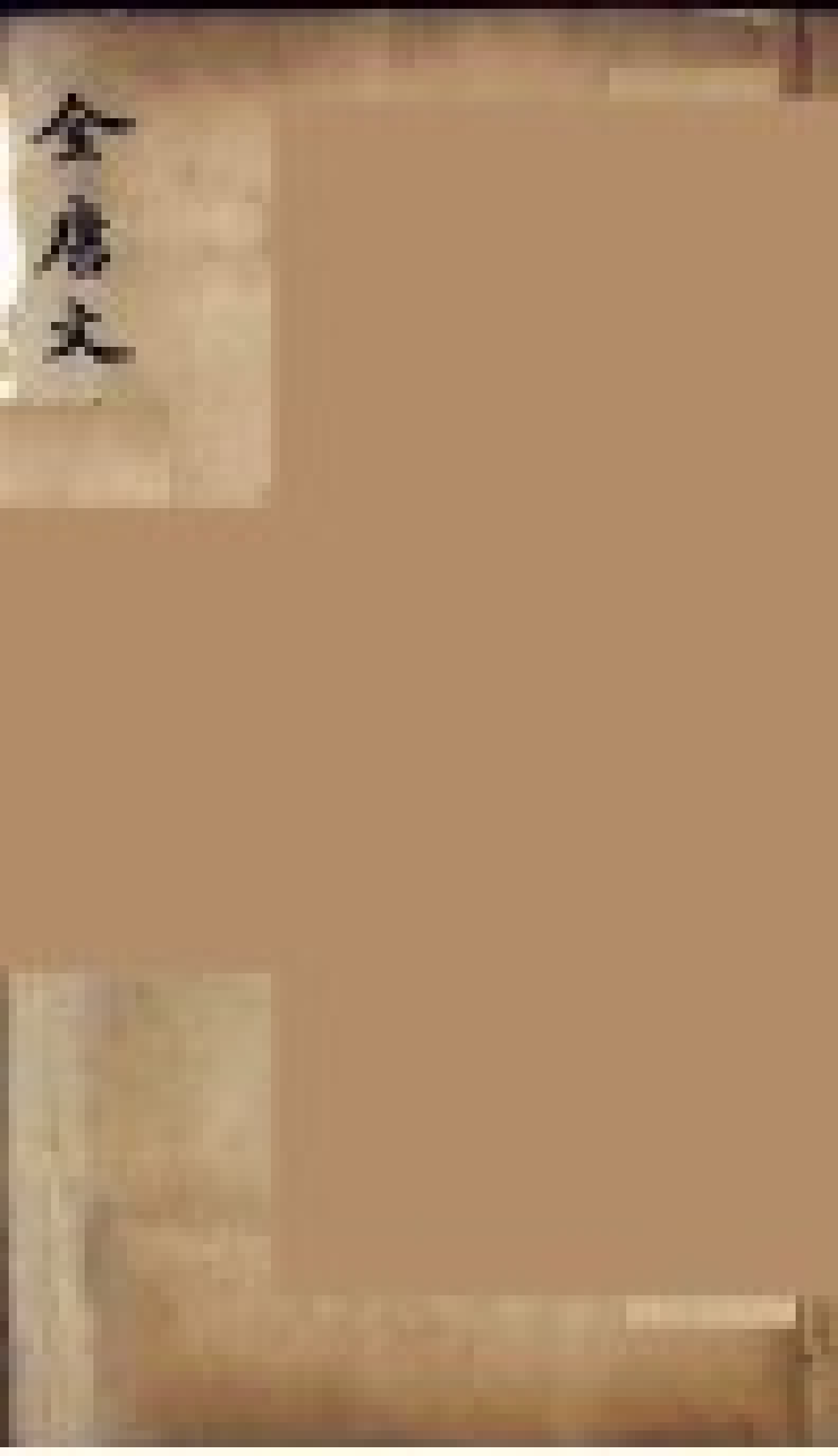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八目錄

柳宗元 十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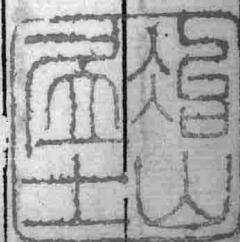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去學中西亭外知相補

雙二十四發木並下樓西留味補

最爲補

朝入山亭外發幾臨南亭

最爲補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八

柳宗元

司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鉤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卽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旣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

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
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
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
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予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
且久聞吳之先焉一作言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
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
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

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卬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於
鉅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於
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
扞蜀道勅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允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允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
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
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
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
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

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旣至而君
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
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
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
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

之一

本無

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

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

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
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
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
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
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
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
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
於下此恆狀也異於恆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
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
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致於放不憾於貌不悻於心樂以
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恆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
謫者罪得而未^{一作末}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
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
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領下瀨
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予逐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
癘後予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
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
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
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
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
予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予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趨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於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

石馬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予序引予樸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躋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
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
謂窮躋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
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
曷能如此哉予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沈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
不得犀兕而剗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

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懷有美餌而舐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褰衣之徒視子而捧